

美國民主黨籍選自威斯康辛州的參議員 Sen. William Proxmire (D-Wisconsin) 在12月中過世了，死於老人癡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享年90歲。Proxmire 的辭世消息，美國媒體均大幅報導。他的死之所以引人注意，因為他是反對政府浪費的急先鋒，每個月選一個政府部門頒發「金羊毛獎」(Golden Fleece Award, Fleece 在此也有敲竹槓涵

William Proxmire: A Penny-Pinching Senator 一毛不拔的參議員

義，是個雙關語)，得獎者都是浪費公帑出奇的單位。

Proxmire 家世良好，父親是外科醫生，他自幼就讀私立學校，及長入耶魯大學，還從哈佛大學拿了兩個碩士學位。婚姻方面，他第一任太太是美國大財閥 John D. Rockefeller 的曾孫女。以這樣的學經歷和人脈關係，Proxmire 大可在華爾街或企業界發展，可是出道後在 J. P. Morgan 銀行短暫工作，即改行去當記者。1950年，35歲的 Proxmire 開始踏入政壇，當選為威州的州議員，並曾三度競選威州州長，但均告失敗。1957年以反共聞名的麥加錫參議員 (Sen. Joseph R. McCarthy) 猝逝，Proxmire 擊敗了他的老政敵 Walter J. Kohler 州長，成為接替 McCarthy 席次的威州聯邦參議員，並五度連任，一直到1989年宣布不再競選退休為止。

在他長達32年的參議員生涯中，Proxmire 以清廉節儉、杜絕政府浪費譽滿政壇，他從不接受政治捐獻，競選時的花費都自掏腰包，連公務旅行都自己買機票。他整個從政歷程中，為選舉花的錢還不到200美元，而這200美元大多數是為了買郵票退還捐款而開支的。Proxmire 的名言是：

"I think fully two thirds of the senators could be re-elected without spending a

penny." (我認為足足有三分之二的參議員可以不必花一分錢，即可連任。) 他這句名言，為他贏得 a penny-pinching senator (一毛不拔的參議員) 的令譽。如上期本欄所言，penny-pinching 本有吝嗇的負面意義，可是在這裡反倒成為 compliment (恭維) 了，因 Proxmire 替人民看緊荷包。Proxmire 在參議員任內每月頒發 Golden Fleece Award，茲舉數例如下：

一、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ntal Health) 花了97,000美元研究秘魯一家妓院內的活動，研究人員一再為此前往秘魯旅遊。

二、聯邦航空總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花了57,000美元，研究432位空姐的身材尺碼，特別是屁股 (buttocks) 的大小，以確定她們在機上坐下時，膝蓋是怎麼擺的。

三、司法部花了27,000美元研究為什麼犯人想出獄。

四、五角大廈花費3,000美元研究下雨時軍人該不該帶傘。

以上的「研究」都被 Proxmire 視為 wasteful spending (浪費)，讓他光火 (wrath)，頒發 Golden Fleece Award 在使這些部門難堪。

Proxmire 既以 crusader against government waste (反政府浪費的十字軍) 自居，必須以身作則，因此他一生自奉極儉，穿的西裝每套不超過50美元，每天上班以晨跑 (jogging) 方式去國會山莊，絕少參加酒會飲宴，平常多居家閱讀與公務有關的文件，因此在國會裡被視為 **maverick** (離群的牛，政治上的異議者)，不過此老極重視個人形象，因禿頭曾數度做頭髮移植 (hair transplant)，也拉過皮 (face lift)，不過這一點小小的虛榮心 (vanity)，大家都了解而能接受。Proxmire 已矣，他跡近矯枉過正的政治操守，在華府遂成絕響，令人追懷感傷不已。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連美國的富豪，經營富比世 (Forbes) 商業雜誌的 Forbes 家族也不能倖免。這份每年以公布世界富豪排行榜著稱的雜誌，據紐約時報6月15日(2009)報導，在今年第一季廣告的頁數減少了百分之十五，儘管發行量仍維持92萬份，訂戶的價錢卻一直在下降，這是為了保住訂戶不得已的辦法。

美國人這樣說

本文所提到的麥加錫參議員 (Sen. Joseph McCarthy, 1908—1957) 逝世已整整52年，可是他的病態反共，和沒有根據的指控官員是共產黨或親共，至今仍為美國人所不恥，而 McCarthyism 已成為英文裡的專有名詞——瘋狂迫害無辜人士的反共行徑。當年甘迺迪家族曾大力支持麥加錫，麥死時，老甘迺迪 (Robert Kennedy) 參加喪禮。這是我們很難想像的，自由派的甘氏家族怎麼會和歇斯底里反共的麥加錫成為政治上的盟友？原來他們是因天主教的信仰而結合在一起。

美國人這樣說

本來《富比世》待員工甚厚，現在為了節流，不得不削減福利，所以紐約時報報導的大標題是：Even Forbes Is Pinching Pennies。這是說在不景氣聲中，連富比世家家族及其旗下企業都不得不精打細算、斤斤計較了，節儉得有點像已故的 penny-pinching Sen. William Proxmire。

前不久，伊拉克已被推翻的強人總統 Saddam Hussein（海珊）說，他自知難逃一死，將來遭處決時，寧願被槍斃，而不願受絞刑。前者是 face the firing squad，後者是 send to the gallows 或 death by hanging。Gallows 是執行絞刑的絞架，可以想像 gallows humor 不是什麼好的幽默，字典給它的定義是 humorous treatment of

Gallows Humor

絞架幽默

a frightening or very serious situation.（對一種可怕或極其嚴重情況加以幽默的處理）。Gallows humor 儘管還是 humor，但都和死亡或災難有關。當旅館業者或工作人員死了，你用 checked out 詞形容，就是 gallows humor，住旅館退房結帳的說法是 check out，如今借來指與旅館業有關的人故世，可謂一語雙關，倒也貼切；只是死亡是大事，用 check out 一詞來表現幽默，堪稱道地的 gallows humor。同理，一位會計師（accountant）死了，你就說 His number was up.（輪到他的號碼了），那也是 gallows humor。

法國大革命時，無數人被送上斷頭台，包括法國路易十六王、后在內。這砍頭的刑具叫 guillotine，據說是法國革命議會的成員 Dr. Joseph Guillotin 發明的。其實未必盡然，只是這位醫生把此一行刑的 execution device（刑具）發揮到極致，這刑具從此就以他的姓氏為名，一般人以為是他的一大發明。gallows 和 guillotine 都是致人於死的利器，但只有 gallows humor，沒有 guillotine humor 之說。

幽默還有一種 **wry humor**，這是指反諷意味的幽默，即

ironical humor。Kennedy（甘迺迪）是有 wry humor 的美國總統，競選時他請採訪白宮的記者 Hugh Sidey 吃午飯，吃過飯後，Kennedy 說："I don't have money on me, can you pay?"（我身上沒錢，你付好嗎？）還不忘提醒 Sidey 說："Leave a tip."（付小費）。想想看，以Kennedy 的富有，身上真的沒有錢嗎？他要記者請客，可說表現了他十足的 wry humor。

美國人是個講求幽默感的民族，如說某人 have a sense of humor（有幽默感），等於讚美。若禁得起開玩笑，就是 **can take a joke in good humor**。一般認為中國人較缺乏幽默，太過一本正經，或經常板起面孔，讓西方人有吃不消的感覺。對於所謂 gallows humor，中國人恐怕無法領略和消受的。Sense of humor 有時以 **crack a joke**（說笑話）的方式表現，但必須恰到好處，否則過猶不及，就弄巧成拙了。以演講為例，如果長篇大論，言之無物，那就會讓聽眾覺得煩，所以有人說："A speech is like a woman's skirt. It should be short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 or revealing, but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subject."（演說像女人的裙子一樣，應該短到引人入勝，長到涵蓋主題。）revealing 和 subject 在這裡都是讓人想入非非的雙關語，讀者不妨細細體會。這段話可說是幽默有趣的上好笑話，偶一用之，不失為俏皮的開場白，用多了，聽多了，難免效果要大打折扣。總之，sense of humor，joke 要發揮功能，必須有 punch line（戲劇、故事、笑話中的妙語），以收畫龍點睛、妙語解頤的「笑」果。

伊拉克的強人總統哈珊（Saddam Hussein, 1937—2006），在 2003 年 4 月巴格達陷落後，逃亡了 9 個月，於同年 12 月 13 日被美軍在一農莊上捕獲，後移送給伊拉克當局，經過審判，在 2006 年 11 月 5 日依 genocide against humanity 滅絕人性的屠殺 罪叛處死刑，12 月 30 日行刑。哈珊本來說過他情願被槍斃，結果未能如願，而是被絞死的。

同場加映

強人的英文是 strong man，這是和 tyrant, despot（暴君）、dictator（獨裁者）的同義語。二戰時的義大利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在義文的頭銜是 Il Duce，等於英文的 commander 或 chief，因此 Duce 後來也成為 tyrant 的同義字，注意 duce 的發音是 doo cha。

華府地區有一位退休的中華民國外交官，雖已年過80，但健康逾恆，喜談往事，特別是外交界的趣聞軼事，往往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聽者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英文管這種人叫**long-winded**，即滔滔不絕到了令人受不了的地步，一旦遇到這樣的人，被抓住當聽眾脫身不得，那自己就變成 **captive audience**，好像被俘虜，失去自由一般。To take

A Captive Audience

只有聽的份

someone captive or hold someone captive，即俘虜某人之意。A captive audience 說白了，就是「只有聽的份，無置喙餘地」。

蘇聯未崩潰前，東歐附庸國家被自由世界視為 **Captive Nations**，美國總統和國會還頒布proclamation（指令），定一年的某一時段為 Captive Nations Week（被奴役國家週），有「世界反共先生」之譽的谷正綱，生前還曾多次赴美參加 Captive Nations Week 的活動。1969年谷老先生到費城參加 Captive Nations Week 的慶典，那天正好太空人Neal Armstrong 登陸月球。

和 captive 相關的字有 **capture** 與 **captivate** 等：前者是逮到，如 The police captured the fugitive.（警察逮到逃犯。）；後者是迷戀或迷住之意，如 The gorgeous young woman captivated the rich old man's heart.（姿色出眾的年輕女郎迷倒了老富翁的心。）擄獲芳心可以captivated her heart 表達。

A captive audience 是被迫當聽眾，道盡身不由己的無奈。另有一英文說法與 captive audience 近似，但表達方法迥異，那是奉命出席或演出，英文是 **command performance**，也有人將之譯為「御前獻藝」，如英國女皇或美國總統宴客，你被選中擔任餘興節目的表演，那就是

command performance。其實雀屏中選確是榮譽（honor），但不見得非接受去表演不可，而 command performance 確有強制的意味。學校的校長訓話、機關的首長講話，做為學生或下屬，必須到場聆聽，即是 command performance。Command 原來的意思是命令，望文生義，command performance，自是免不了受制於人，不得不配合也。Command 也作掌握、駕御解，說某人中英文俱佳，可用 He has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英文有句話是 Your wish is my command.（你的願望等於我的命令，意即唯君之命是從。）

A captive audience否定意味十足，但captive也可換成其他的字眼，像是**receptive**（反應良好）、**enthusiastic**（熱情的），意思就和 captive大大不相同了。Auditorium（禮堂）、audio（有聲音的）等字都和 audience有關連。另有一字**audition**，作試音解，動名詞兩用均可。She's auditioned several times before being selected as an **understudy**.（她試了好幾次音，才被選為候補演員。）此外，**rendition**是演出或詮釋之意，Her rendition of the song is superb.（她把這首演唱得好極了。）Rendition 也可作翻譯解，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由高克毅主編多年的《譯叢》雜誌，英文名稱即用Renditions。

說到谷正剛，不期而然想到他的英語翻譯吳炳鍾先生。這位吳先生，美國人都管他叫 Col. Wu 吳上校，因他曾任孫立人和彭孟緝的翻譯，最高官階是上校 或 Watermelon Wu〔西瓜吳，為何叫西瓜，已無可考〕。吳先生說一口漂亮的英語，尤擅長作現場口譯，特別是軍事英文。我聽過他為美軍顧問團長作口譯，那團長一口氣講了將近十分鐘，吳先生居然能忠實、毫不遺漏的譯為中文，這種本事叫人嘆為觀止，他的記憶應是西方人所說的 **photographic memory**〔有如照相般的記憶〕。可是吳對谷老先生的反共八股極為厭煩，往往谷先生長篇大論，吳三言兩語就譯完了，以致美國聽眾覺得奇怪，認為谷和吳之間有 **communication gap**〔溝通的差距〕。

吳炳鍾多年前已在舊金山過世，他晚年主持的空中英語教學，頗為叫座。